

六 握 奇 輯
司馬法 (張輯)

太公兵法逸文
司馬法 (錢輯)



呂
望
撰

韜

呂望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六

輯（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六韜序

六韜六篇列在藝文志儒家稱周史六韜六篇注云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班固以爲或惠襄王時或顯王時史臣所述武王太公之言又疑周史述此以答孔子問是爲適周問禮所得書也顏師古注云卽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韜字與韜同也考之莊子徐無鬼篇女商稱金版六韜陸氏德明晉義引司馬崔云金版六韜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六韜出於周顯王之前宜魏武侯時女商見之淮南精神訓篇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袁宏後漢紀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三國志注引先主遺詔稱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志意又云開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是漢魏時見此書其卽藝文志六韜明矣隋經籍志兵家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志所稱梁者阮孝緒七錄六韜自文師第一至三疑十七多言仁義道德愛民之道君臣之禮敬衆合親舉賢信賞罰之事又言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凡古人所引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焚焚不救炎炎若何之語皆在焉論將選將二篇義與文王觀人相出入五音兵徵篇通陰陽五行其餘諸篇詞亦古質且多見唐已前書傳徵引真古書也鄭樵藝文略載太公六韜五卷又載改正六韜四卷今意林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六韜不在本書者甚多如武王伐紂爲父報仇及太公射丁侯之屬宋

之迂儒。疑其文義不純。加之刪削。或卽元豐刊七書時所爲。故唐人及宋初人尙引全書也。六韜先以仁義道德取天下。故班史列之儒家。至當猶司馬法之八禮家。軍爲五禮之一。儒者應知其專言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事。別列爲兵家言。史臣有深意。且亦有所本也。隋志改六韜入兵家。謬矣。阮孝緒不察。藝文志。周史爲顯王時人。妄題姜望撰。以滋後人疑惑。尤謬之甚者。孔穎達以爲後人所託。非實事。指謂周史。傳述太公之言。非文王時書事之書耳。經生言終不肯於義。宋人無識。不深究古書。並不解班固自注之義。晁公武則言。藝文志無此書。誤以爲權謀之言。劉恕通鑑外紀。直斥其言鄙俚煩雜。疑藝文志無此書。陳振孫亦言其詞鄙俚。世俗依託。玉海引唐氏謂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六韜言騎戰。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所託。案今六韜文應古韻。如文子。淮南。陸賈諸書。非後人所能僞託。若以其詞義明白。疑非古書。今虞夏書明白於周書。盤庚。大誥。左傳比之史記。漢書易讀。不得謂古人之文必應如韓愈所云。詰屈聲牙也。兵書自漢以來。名將論次手寫。列代傳述有本。如醫律之在官守。不能作僞。禮記云。前有車騎。文子云。善騎者墮。說文。騎。跨馬也。制字始於上古。必以爲中國無之。亦無明證。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見蛛蠶而結網。旣已服牛乘馬。豈不能效爲騎戰。劉炫說左傳。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謂爲單騎。亦或然也。宋人爲語錄。真如劉恕所云。鄙俚煩雜者。前人不加非議。反營古書。使後世東而不觀。儒者委爲兵家言。介冑之士不知好謀慎戰。輕喪其師。宋代之荒。經蔑古。貽禍甚烈。不獨和議誤國矣。六韜之分文。武龍。虎豹。犬者。當爲祕識。軍行時藏之弓衣。外蓋龍虎之文。以爲識。不關題分卷次。故今本與釋文所引異耳。其爲六卷。

五卷四卷。後代分合。未得其詳。歲在庚申。主講叢山。以笈中所錄本及明刻各本校勘文字。明刻本互有脫誤。因與家侍御志祖互相讎校。項佐州壩爰付之梓。其開元占經、意林、通典、太平御覽等書引六韜或稱太公陰符。或爲今本所無。侍御子同元又輯佚文一卷。刊附於後。庶古書得永其傳云。嘉慶五年。斗指巳午二辰之月。孫星衍撰。

六韜卷一

文韜

文師一 文王初遇呂尚，立以爲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彫，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曾致此否。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涇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釣有三等權術，始焉以餌取魚，既焉香祿等以權，今以祿取人，等以餌取魚之權也。死等以權。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之權。官等以權。官人必因其才之大小而異任，等於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網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其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絲絲，其聚必散。嚶嚶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固其所獨見而獨樂者也。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

勝之次。而立爲救
數人心之法焉。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二氣化盈虛。皆
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指氣運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墜。薨楬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翦。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贖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四 君臣之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上之禮，唯在臨莅。爲下唯沈。爲下之禮，唯在沈伏。臨而無遠，無遠於民。沈而無隱。無隱於君。爲上唯周。德意周備。爲下唯定。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勿妄于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息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恭而敬非偽強而弱不過忍而剛不過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六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任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試以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所憂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人之御其四旁土之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是已探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是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治其末矣

日中必彗。彗，燥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所寶在民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利，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

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養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開辯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譏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

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心專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疑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入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

六編 卷一

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之術。在乎我者宜勝。無使其知而觀。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圖而趨避之也。

六韜卷二

武韜

發啓十三之道發啓憂民

文王在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助予。爰民如何。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隱者。而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見其所成所親。而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以智謀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鸞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

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十四 以文治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

守執

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適。聖人無所憂慮。嗇而政

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

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不自表著其功也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

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

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

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

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柰

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

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柰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

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隨其志而因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

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姦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開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鋼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輕。重輕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尊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信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內彼智勇，以益吾之黨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鬪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十六

順人心以啓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